事實類苑/卷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四十九　占相醫藥（一）

下一卷▶

◆占相醫藥（二）

貴人識貴人

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，使淮南時，呂許公夷簡尚書為布衣，方侍其父，罷江外縣令，亦至淮甸，上書求見。馬公一閱，知其必貴，遂以女妻之，後公果為宰相。馬公知江寧府時，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，馬接之極厚，直謂曰：“寺丞他日必至真宰。”令其數子出拜曰：“願以老夫之故，它日得在陶鑄之末。”曾諫議致堯性剛介，少許可，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坐上，見晏元獻公，晏，李之婿也。時方為奉禮郎，諫議熟視之曰：“晏奉禮它日貴甚，但老夫耄矣，不及見子為相也。”呂許公夷簡為相日，文士謁許公，改容禮接，因語之曰：“太博此去十年，當踐某位。”夏英公竦謫守黃州時，龐{公司理參軍，英公曰：“龐司理它日富貴，遠過於我。”既而四公皆至元宰。古云：“貴人多識貴人”，信有之也。

狀元多同歲

本朝狀元多同歲，比於星曆，必有可推者，但數問術士，無從而曉之爾。前徐奭、梁固

皆生於乙酉。王曾、張師德皆生於戊寅。呂溱、楊寘皆生於甲寅。賈黯、鄭■〈豸解〉皆生於壬戌。彭汝礪、許安世皆生於辛巳。陳堯咨、王整皆生於庚午。

擇婿

龍圖劉公燁未第前，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，而趙氏猶有二妹，皆未適人。既而劉公登科，晃已捐館，夫人復欲妻之，使媒妁通意。劉公曰：“若是武有之德，則不敢為姻。如言禹別之州，則庶可從命。”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，意欲九姨議姻故也。夫人詰之曰：“諺云：「薄餅從上揭」，劉郎才及第，豈得便簡點人家女？”劉公曰：“非敢有擇，但七姨骨相寒薄，非某之匹。九姨乃真匹。”遂娶九姨，後生七子，凡忱皆至大官。七姨後適關生，竟不第，落泊寒餒，暮年劉氏養之終身。見青箱雜記。

擇妻

龍圖劉公燁未第前，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，而趙氏猶有二妹，皆未適人。既而劉公登科，晃已捐館，夫人復欲妻之，使媒妁通意。劉公曰：“若是武有之德，則不敢為姻。如言禹別之州，則庶可從命。”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，意欲九姨議姻故也。夫人詰之曰：“諺云：「薄餅從上揭」，劉郎才及第，豈得便簡點人家女？”劉公曰：“非敢有擇，但七姨骨相寒薄，非某之匹。九姨乃真匹。”遂娶九姨，後生七子，凡忱皆至大官。七姨後適關生，竟不第，落泊寒餒，暮年劉氏養之終身。見青箱雜記。

年命同

太尉程公戡、侍郎柴公禹錫，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，程子時，柴午時，二公同年及第。程作樞密副使，晚年帥延安，建節。而柴以工部侍郎致仕，位不迨於程。而二公享壽，脩短不差，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，柴以其年三月捐館。

二

翰林王公洙、修撰錢公延年，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，王十九日，錢二十日。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，卒時王公已病。或謂王公起於寒素，早歲蹇剝，庶可以免災。侍郎柴公曰：“錢雖少年榮進，晚節滯留。王雖早歲奇蹇，晚節遷擢，長短比折，禍福均。”王公竟不起。

三

梁少卿吉甫、宋郎中咸俱以乙未八月二日生，梁申時，宋巳時。梁年二十八，已為太子中舍，通判饒州，而宋猶未第，客游鄱陽。有日者，妙於星術，宋往叩之，日者曰：“秀才命似本州通判，他日官職亦相類，壽則過之。”後皆如其言。

四

王端明素、盧太尉政，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，而王出於貴胄，盧起於軍伍。王卒於邊藩，盧薨於殿帥，事皆略同，亦可怪也。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，得非以少年微賤耶？

五

張尚書方平、李給事徽之、王秘監端，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。張酉時、李卯時、王戌時，迄今皆致政，康強。

六

劉忱過鳴犢嶺，見所由張秀，問其年甲，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，劉午時，秀巳時。後秀陝西効用有功，累官至團練使卒，卒之年，忱任利路運使，因出巡乘轎撲落崖，亦幾於死。

寇萊公骨似盧多遜

初，寇萊公年十九，擢進士第。有善相者曰：“君相甚貴，但及第太早，恐不善終。若功成早退，庶免深禍。君骨類盧多遜耳。”後果如其言。

卜者一日閱四宰相

張鄧公嘗謂予曰：“某舉進士時，與寇萊公遊相國寺，詣一卜肆。卜者曰：「二人皆宰相也。」既出，逢張相公齊賢，王相公隨復往詣之，卜者大驚曰：「一日之內，而有四

人宰相。」四人相顧而笑，以退。因是卜者日消聲，亦不復有人問之，卒窮餓以死。”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，公欲為之作傳，未能也。是時鄧公已致仕，猶能道其姓名，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。其人亦可哀也哉！

官不可妄得

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嘗言，其祖貽永侍中，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，因病危甚，服醫朱嚴藥，遂差。貂蟬喜甚，致酒慶之，女子於坐間求為朱嚴奏官，貂蟬難之，曰：“今歲恩例，已許門醫劉公才，當候明年。”女子乃哭而起，徑歸，不可留，貂蟬追謝之。遂召公才，諭以女子之意，輟是歲恩命，以授朱嚴。制下之日，而嚴死，公才乃囑王公曰：“朱嚴未授命而死，法容再奏。”公然之，再為公才請。及制下，公才之尉氏縣，使人召之。公才方飲酒，聞得官，大喜，遂暴卒。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，官不可妄得，況其大者乎？

栢繼邕

栢繼邕者，善為小兒醫學，月餘，皇女疾，呼繼邕切脈，皇女遙見衣綠，宮人以緋袍蒙之而入，以白上，即賜緋。

艾謂之一壯

醫用艾一灼，謂之一壯，以壯人為法也。其言若干壯，人當依此數，老幼羸弱量力減之。

分曹圍碁

四人分曹共圍碁者，有術可令必勝。以我曹不能者，立于彼曹能者之上，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，則彼曹能者為其所制，不暇恤局，則可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。此虞卿鬬馬術也。

鬚髮眉所主藏

醫者所論，人鬚髮眉雖皆毛類，而所主五藏各異。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，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，藏氣有所偏故也。大率髮屬於心，稟火氣，故上生。鬚屬腎，稟水氣，故

下生。眉屬肝，故側生。男子腎氣外行，上為鬚，下為勢，故女子、宦人無勢，則亦無鬚。而眉髮無異於男子，則知屬腎也。

雞卜

史記稱四夷各異卜，漢書稱粵人以雞卜，信有之矣。元豐中，予為大理丞，斷嶺南奏案，韋庶為人所殺，屍在潭中，求之弗獲。庶妻何以鐺就岸爨煮雞子卜之，呪曰：“儂來在箇潭裏，他來在別處。”少頃，雞子熟，剖視得儂。韋全曰：“雞卵得儂，屍在潭裏。”果得之，然不知所謂得儂者，其兆如何也。見東軒筆錄。

羊卜

西戎用羊卜，謂之跋焦，卜師謂之廝乾必定反。以火灼羊髀骨，視其兆，謂之死跋焦。其法，兆之上為神明，近脊處為坐位。坐位者，主位也，近傍處為客位。蓋西戎之俗，所居正寢，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，不敢居之，謂之神明。主人乃坐其傍，以此占主客勝負。又有先呪粟以食羊，羊食其粟，則自搖其首，乃殺羊視其五藏，謂之生跋焦。其言極有驗，委細之事，皆能言之，生跋焦土人尤神之。

服石

醫之為術，苟非得於心，而恃書以為用者，未見能臻其妙。如術能動鍾乳，按乳石論曰：“服鍾乳，當終身忌術。”五石諸散，用鍾乳為主，復用術，理極相反，不知何謂。予以問老醫，皆不能言其義。按乳石論云：“石性雖溫，而體本冷重，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。”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，若更以藥觸之，其發必甚。五石散雜以眾藥，用石殊少，勢不能蒸，須藉外物激之令發爾。如太少，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。火盛則鼓之反為害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故孫思邈云：“五石散大猛毒，寧食野葛，不服五石。遇此方，即須焚之，勿為含生之害。”又曰：“人不服石，庶事不佳，石在身中，萬事休泰。惟不可服五石散，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，激而用之，其發暴故也。”古人處方，大體如此，非此書所能盡也。况方書仍多偽雜，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，其間差殊尤多，醫不可以不知也。

服芎藭暴死

予一族子，舊服芎藭，鄭夢熊見之，云“芎藭不可久服，多令人暴死。”後族子果無疾而卒。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妻，因病腦風，服芎藭甚久，亦一旦暴亡，皆予目見者。

苦參損腰

予嘗苦腰重，久坐則旅拒，十餘步然後能行。有一將佐見予，曰：“得無用苦參潔齒否？”予時以病齒，用苦參數年矣。曰：“此病由也，苦參入齒，其氣傷腎，能使人腰重。”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，歲久亦病腰，自後悉不用苦參，腰疾皆愈，此皆方書舊不載者。

長松治大風

釋普明，齊州人，久止靈岩，晚進五臺，得風疾，眉髮俱墮，百骸腐潰，哀號苦楚，人不忍聞。忽有異人教服長松，明不知識，復告之云：“長松生古松下，取根餌之。皮色如薺苨，長三五寸，味微苦，類人參，清香可愛。無毒，服之益人，兼解諸蟲毒。”明採服，不旬日，毛髮俱生，顏貌如故。今并代間士人，多以長松雜甘草、乾山藥為湯煎服甚佳。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，獨釋慧祥作清涼傳，始序之，然失於怪誕。見澠水燕談。

丹砂

予中表兄李善勝，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為丹，經歲餘，因沐沙再入鼎，誤遺下一塊，其徒丸服之，遂發懵冒，一夕而斃。朱砂至良藥，初生嬰子可服，因火力所變，遂能殺人。以變化相對言之，既能變而為大毒，豈不能變而為大善？既能變而殺人，則宜有能生人之理，但未得其術耳。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，不可謂之無，然亦不可不戒也。筆談。

治面瘍

楊嵎為光祿寺丞直史館，瘍生於頰，連齒，輔車外腫若覆甌，內潰出濃血，不輟吐之，甚痛楚，醫為療之百方，彌年不差。人有語之曰：“天官瘍醫中有名方，何不試用？”嵎乃案瘍人療瘍，必攻以五毒，合黃墜、買石膽、丹砂、雄黃、礬石、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，煙上著，以雞羽掃取，以注創，惡肉破骨盡出。嵎即依方，注藥創中，少頃，朽骨連兩牙潰出，疾遂愈，至今十五年。嵎見任主客員外郎。見談苑。

療齒

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，時不疑方五十，齒已疎搖，咀嚼頗艱。後熙寧丁巳，不疑帥鼎，復見招，為武陵之遊。凡巨臶大胾，利若刀截，時已六十二矣。余怪而詰焉，曰：“得藥固之。”時予滿口搖落，危若懸蒂，謾以此藥試之，輒爾再固。求此方以療病齒者，凡用之皆効。題曰西嶽蓮花峯神傳齒藥方，序曰：“元亨在天聖中，結道友，登嶽頂，齋宿祈祠方已，遍遊三峯，酌太上泉，至明星館，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，髣髴有古文，洗滌而後可辨，讀之，乃治口牙烏髭藥歌一首。慮歲月浸久，剝裂不完，遽錄以歸。而後朝之名卿巨公，訪山中故事語及者，皆傳之。修製以用，其效響應。歌曰：「猪牙、皂角及生薑，西國升麻蜀地黃。木律旱蓮槐角子，細辛荷葉剪荷葉心子也。要相當。青鹽等分同燒煆，研煞將來使最良。揩齒牢牙髭鬢黑，誰知世上有仙方？」”不疑晚學益深，經史沿革，講摩縱橫，文章歌詩，舉筆則就。著括異誌數萬言，倦游錄八卷，觀其餘蘊，尚盤錯於胸中。與余武陵之別，慨然口占二詩云：“憶昔荊州屢過從，當時心已慕冥鴻。渚宮禪伯唐齊己，淮甸詩豪宋惠崇。老格疎閑松倚潤，清談蕭洒坐生風。史官若覓高僧事，莫把名參技術中。”又一首：“碧嶂孤雲冉冉歸，相攜情緒異常時。餘生歲月能多少？此別應難約後期。”風義見於詩焉。玉壺清話。

進火枕草方表

臣聞食石飲冰，可作充腸之饌，餌松食栢，亦成救病之方。是以療飢者不假於珍羞，愈病者何煩於異術？既獲濟時之藥，敢陳彼物之形，不恥管窺，輒干天聽。臣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臣謂四時推運，負陰陽者必有可觀。萬彙發生，吐風土者寧無所益？俱承帝力，咸荷天休，或叨摘採之知，願試苦辛之効。伏惟崇文廣武、儀天尊道、應真佑德、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，慈深憫物，道切憂民，行百王久墜之文，納羣后可言之事。以至恩沾兆庶，信及豚魚，風雨順而災沴不生，天地和而黎元盡泰，宸衷不倦，聖意難窮。臣因聽政之餘，備閱古方之祕，盡醫民瘼，徧討物情。唐太宗輕剪龍鬚，唯思一將；宋高祖碎舂琥珀，止慰三軍，又焉能並吾皇，廣添歷代之寶書，甄別三王之所澤，咸蘇萬有，溥活羣生。日月久照之方，明幽罔間，華夏升平之俗，造次奚論？臣遭逢盛時，歌謠景運，知皇風之下逮，極聖慮之猶勞，不忍緘言，常思報國。既服唐虞之教，尚乖葵藿之能，淼淼羣流，已遂朝宗之望；茫茫列曜，既諧拱極之誠。是以不度僭踰，輒形簡翰，事稍同於葑菲，理切近於芻蕘。臣所聞奏者，因換當州龍興觀元始天尊玉皇大帝殿基，掘得一小石碑子，內說脩養氣術并草藥方二件，臣依方差人訪問，採覓其草，頗有

其異，金稜銀線，素根紫葉，對節而生，蜀號為火杕草，莖葉頗同蒼耳，不費登高歷險，每常求少獲多，急採非難，廣收甚易，儻勤久服，旋見神功。誰知至賤之中，乃有殊常之効，微臣自喫至百服，眼目輕明，即至千朝，髭鬢烏黑，筋力頗健，効驗多端。臣本州右都押衙羅守一，曾因中風墜馬，失音不語，臣與十服，其病立愈。又大慈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教大師智嚴，年垂七十，忽患偏風，行履妨廢，臣與十服，旬日並瘳。又有玉局化主道士皇甫，因上元日與合城奏醮，中風口眼喎斜，時時吐瀑，臣與十服，立便得差。今輒修合一百劑，謹差本番職員史元龜，奉表奏進，臣無任瞻望聖恩激切之至。謹奏。見忠定公語錄。